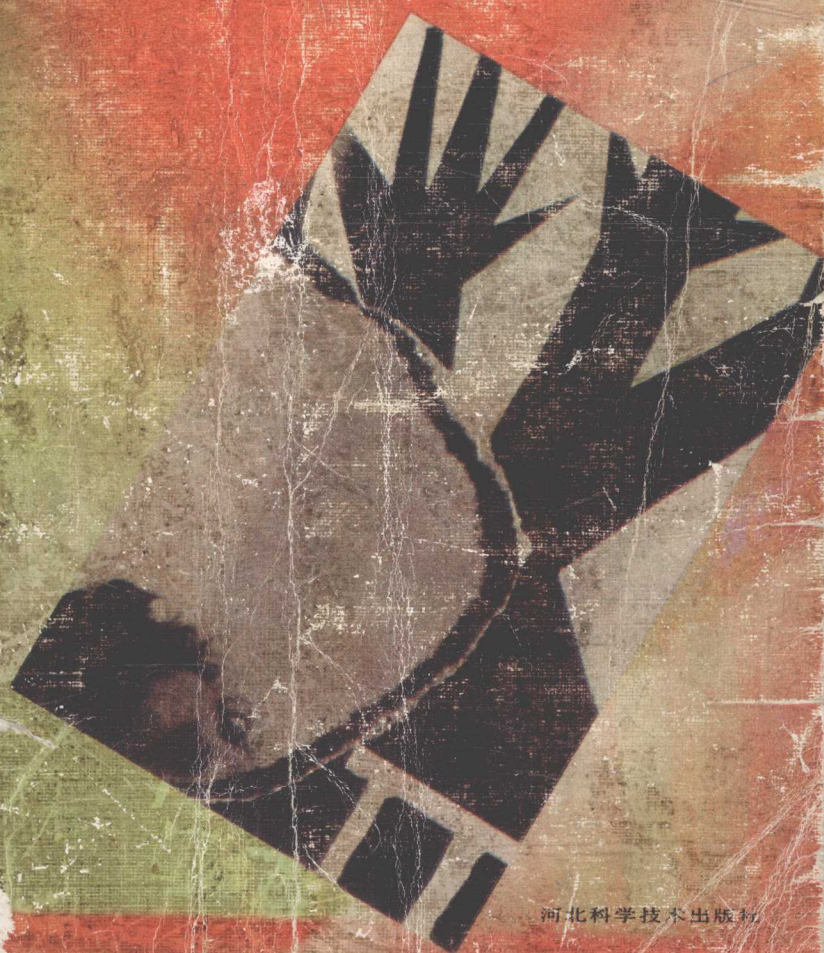


W ZHONG MIREN ZHONG QIES

胡思升

谜 中 谜 · 人 中 人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谜中谜·人中人

MIZHONGMIRENZHONGREN

胡思升

谜中谜·人中人

胡思升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6插页 169,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3.75元

ISBN 7-5375-0242-0/I·2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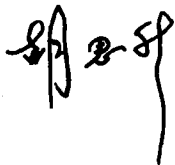
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幸福活着或不幸活着的人，还是含笑死去或含冤死去的人，都有着不为人知、不为人理解的一面。这也许就是人生之谜吧！

笔者有幸，在多年的采访与写作生涯中，结识了有着不同的人生之路、不同的人生哲学的各方面人士。他（她）们向我敞开了那不轻易敞开的一面，给了我接触人生之谜的机会。这是我永生珍惜的。他（她）们之中，有的人名声很大，有的人遭遇坎坷，有的人神秘莫测，远远望去，似乎他（她）们全都不同寻常，超凡脱俗。其实，我越了解他（她）们，越接触他（她）们的内心，就越觉得他（她）们都是平凡的、普通的人。他们碰到的悲欢离

合，他们尝到的酸甜苦辣，并不难以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我们普通人多多少少感同身受的。

不容讳言，他（她）们对我的倾心之谈，目前还不能全部变成铅字。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感谢挚友李南友同志的鼓励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同志和高凤欣编辑的热诚，以及在出版这本集子的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正直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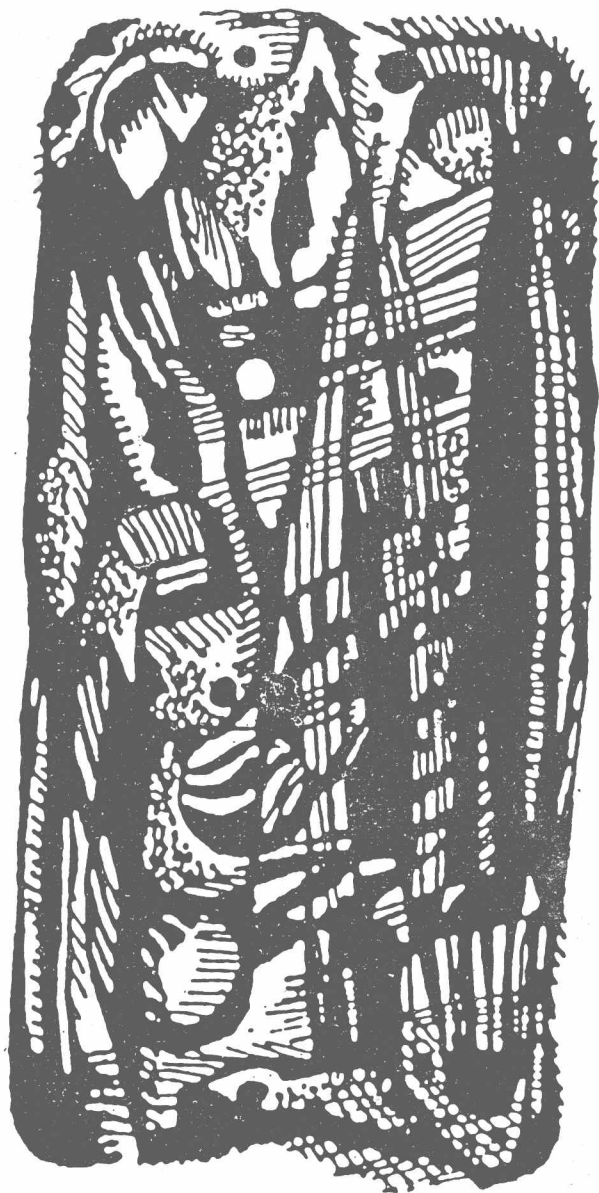
1988年夏于京华

● 自 ● 序

●目 录●

不同凡响的东方神手	(1)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57)
神秘的光亮	(85)
莫虎，他的机遇，他的母亲	(99)
智慧的魅力	(115)
女演说家的奇遇	(127)
爱的超越和超越的爱	(151)
痴情的代价和离婚的文明	(171)
深深的歌和纯纯的爱	(187)
漩涡中的人	(197)

不同凡响的东方神手



2

r

楔 子

一个带有中国式诗情画意的人名，一种能神奇地增强人体机能、体能和活力的多类丹药、食谱和饮料（而且少长皆宜，可口可乐），一套治疗人世间多种疑难病症（特别是西医感到棘手的）的回春绝技，一些能保健防病、延年益寿的学问和方法，以及这位神手傲视名利的风貌，和他手下的两个摆脱世俗之见的年轻女弟子的事迹、轶闻和插曲，正在他和他们足迹所至的神州大地上迅速流传。

异域彼邦，也争相探询这位中华国手的奥秘，并为他的不同凡响的绝招所震撼……

索非亚和黑海之滨的疗养胜地，为中华医坛英杰的两次到来而轰动，保加利亚人惊叹不已。

东京、大阪这些云集多种保健、医药高级人才之都城，为他的短暂停留深感不满足，屡发函电，翘首企望他再次西渡扶桑……

印度尼西亚一个华裔家族的 80 多岁老妇人，从千岛之国赶来北京，他竟然使折磨了这位妇人不知多少年的病痛，从此消失。这个富有家族以两辆超豪华高级轿车相赠（从而引出了轿车归属的无头公案，拖延至今）。

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官员，被西方名医断言为“此生离不开拐杖的可怜人”，在北京扔掉了伴随他半生的那根本制的

支撑物，激动地以联合国的名义（他过于激动，忘掉了他没有被授权）邀请这位中华能人访法。

香港的一位富豪，在珠海目睹他的神奇医术，提出购下一幢小别墅供他使用，当然更建议共同合作来开发这个尚待开发的宝藏……

美国加州“东方艺术家协会”会长丁先生，亲笔写信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来美作气功等方面的学术讲座和交流活动，以便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华国宝……”

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的高层人物，邀请他前往讲学、示教，笔者行文之时，他已在泰、新、港逗留两个多月（访问日程一再延长，因应接不暇而至今尚未踏进国门……）

……

有人也许会问：在当今电脑生辉，生物工程、光纤技术、通讯卫星、尖端医疗器械突飞猛进，机器人已经走到我们身旁的时代，居然还去浪费笔墨，介绍一个医术神奇的“医坛怪人”，岂不贻笑大方？！

且慢，可爱的急性的人们！

每一个人认识事物，判断事物，往往受他的知识、见闻和灵性的限制，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神奇奥妙的大千世界并不等于你的认识范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慢慢叙来，且莫急躁。

一、索非亚的特殊来客

一架银白色的民航客机平稳地滑行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机场跑道上。机场候机室里，保加利亚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在等候3名中国客人的到来。在中保关系冻结了20年后的1985年之秋，这是一批特殊的来客，是应一次特殊的邀请，来作

一次特殊的访问的。

一位中年的保加利亚女性，白色连衣裙紧裹着健美的身材，素净的耳环、项链，衬托出她仪态的端庄。此时，她用欧洲人特有的大眼睛，焦急地凝望着从客机舷梯下来的旅客，想从中辨认出中国人的面庞。

“是他，朱鹤亭”，她喊了出来。保加利亚体委的负责人跟着她——保加利亚体育科研应用中心恢复研究室主任米海依洛娃，走向候机室的门口。

朱鹤亭迎面走来，他身穿灰色西服，身材中等，腰背挺直，步履有力，完全不象年近花甲的模样，毫无龙钟老态。

在微笑相视的瞬间，米海依洛娃回忆起一年前在北京的奇遇。

那是1984年的春夏之交，米海依洛娃作为研究运动医学的专家，到北京访问5天。恰好朱鹤亭当时正在“八一游泳队”从事“运用中华气功和中华医学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科研，有关方面就安排他们两人交谈一次。

后来的发展是，交谈从一次扩展到连续5次。米海依洛娃提问，朱鹤亭作答。从中医脉象、气功、针灸、点穴谈到膳食、饮料，他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增强运动员体能，或者恢复运动员疲劳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使这位有运动医学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保加利亚女性惊叹不已。

米海依洛娃：中医脉象怎样区别阴阳？

朱鹤亭：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说明了它在望诊与切脉中的指导意义。心、肝、肾、肺、脾脉属阴，小肠、胆、膀胱、大肠、胃、三焦脉属阳。沉、迟脉属阴，浮、散脉属阳。……

米：运动员赛前兴奋不起来，选取那些经穴调节？

朱：不兴奋有多种因素。一是疲劳因素；望诊，可见双眼无神，面容憔悴，举止疲倦等。脉诊，可按到虚、弱、微、细、缓等脉象。一是精神紧张因素……选经取穴，宜选手少阴心经，因心者，出神明，生之本，神之变，宜取俞穴神门……

米：运动员血压低，常在 80/40 至 100/50 之间波动，选什么经穴针刺为宜？

朱：中医认为，“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输布，好似潮汐般有规律地周流于人体，因而气血流注，始终保持着协调、平衡的生理循环过程。若气血升降偏颇，衡定失常，生理节律就会出现异常。治宜选手少阴、手太阴、手厥阴三经……

米海依洛娃还询问了“中医脉象对运动员如何运用？”“对诊察运动员损伤有何效用？”“选经取穴，有何有益的经验？”“运动员赛前精神紧张，有的身体发抖，如何使其放松缓解？”“运动员过度训练，如何使其消除疲劳？”等一连串问题，朱鹤亭对答如流，言简意明。

她开始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带有神奇色彩的医疗、保健和养生的新王国。

她敏锐地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一位有着新概念（对欧洲医学而言）的医学知识，而且性格刚毅的绝非寻常的能人。她在交谈 5 次后诚挚地对朱鹤亭说：“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被一个初次相识的欧洲医学专家尊为老师，朱鹤亭盘算着有没有可能在她身上验证一下中华医学的神力。谈话中，米海依洛娃随便说起她有 32 年无名热的病史，长年发低烧，吃过欧美的各种药片，均无疗效。说毕，从手提包里取出美国和西德制造的瓶装药片给朱鹤亭看。

把了脉，米海依洛娃左脉细数，右脉虚弱，主心阴亏肺阴虚，属阴虚而生内热。

“我来试一试”，朱鹤亭站了起来。

米海依洛娃看见朱鹤亭两手空空，用疑问的眼光探询着。

他请她躺在宾馆的床上。她自己量了此刻体温（腹股沟）为 37.7°C 。朱鹤亭选准穴位和穴位的配伍，循经点穴。经络系统的穴位，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捕捉不到的。就在朱鹤亭点穴的短短的六七分钟里，如果用现代仪器测验，可以测出红外电磁波信息（以及静电信息、磁信息、微粒流信息等），通过穴位有节律地传播出去，使具有很强敏感性和传导能力的穴位部细胞群去影响附近的细胞群，使微振节律失常的细胞（这往往是人的机体不适的重要因素）激活，趋于正常。

这六七分钟内，躺在床上的米海依洛娃隐约地感到传导的热量在体内传播。她一生中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热感。

点穴结束，一测体温，已从 37.7°C 摄氏度降到 37.2°C 摄氏度。米海依洛娃感到轻松和欣慰，也感到惊讶和震动。她激动地说：“我回国后一定向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马尔丁斯基同志汇报，并建议邀请你到保加利亚讲学。”

这就是朱鹤亭等 3 人于 1985 年 10 月 11 日来到索非亚的前因。

索非亚机场的休息室里，米海依洛娃急切地对朱鹤亭说：“我的低烧，一年来没有复发，始终正常。你一抬手，就解除了我 32 年的负担。”

朱鹤亭微微一笑。一种思绪迅速地掠过他的脑际：“我的责任是向保加利亚人民介绍祖国丰富的医学宝藏，显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才不负此行所受的重托。”

两周的时间，举行了多次学术讲座。朱鹤亭不用讲稿，讲了中医学的脉象、脏腑、经络、气血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讲了点穴（指压）、针灸、气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细心的保加利亚专家发现，这位年近六十的中国人，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而毫无倦容。

保加利亚针灸学会举行了特邀讲座。会长、副会长，医学院的医生，人民军的医生，以及对针灸有研究的学者出席听讲。朱鹤亭讲完，有人提问：

“对不起。你刚才讲的有些地方和苏联出版的针灸书上写的不完全一样，应该依谁为准？”

“你问得很好。苏联医书写的中医针灸，是从中国学去的。我是从针灸的发源地被邀请来到贵国讲中医针灸的，那么，依谁讲的为准，就很明白了。”朱鹤亭讲话从来直截了当，这一次回答已经相当婉转了。

“这样说，苏联制造的针灸穴位人像，有很多穴位是不准的？”

“我今天讲的是准的，你们过去学的穴位，有些部位是错的。”

“噢！原来是这样。”

讲学，宴请；握手，言欢。当朱鹤亭腾出时间来为保加利亚患有疑难病症的人亲手治病的时刻来到时，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扉的高潮。

人，会信传闻，但更相信亲眼所见的实践，特别是亲身感受的实践。这就是“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体验”。

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委员安·季米特洛夫的夫人来求医。这确实是少见的症状，近20年来，她几乎没有唾液，几乎没有泪水。总之，分泌物对这位尊贵的夫人极为吝啬。显而易见，以她具有的身份，必是走遍了多个国家，都无药可医。

朱鹤亭胸有成竹，施展点穴绝技，仅仅5分钟，就告辞返回旅馆。当天晚上，一个惊喜的电话打来：夫人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喝水就吃下了一片面包。这一奇迹般的新闻，迅速传遍保国京城。在索非亚登机返回北京之前，这位夫人再三请求朱鹤亭务必再给她诊治一次，她还有点不放心：中医东去，万一分泌液哪天又出现阻塞怎么办呢？盛情难却，朱鹤亭在去机场的路上，弯道

到了国务委员官邸，再一次点穴5分钟，刚缩回指压，夫人当场吐出一口唾液在自己的右手掌上。按照欧洲的礼节，更出于激动，夫人的泪水充塞了眼眶，紧紧地拥抱、亲吻来自中国的这位神手。国务委员对朱鹤亭说：“明年我有访问远东的安排，我的出访时间将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在北京。”

马尔丁斯基，身居保加利亚体育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他是最先从他的部下米海依洛娃那里得知朱鹤亭的神奇绝技的。如今，朱鹤亭已经来到索非亚，他还是有点将信将疑。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听了就信，倒是不正常的。恰巧，他是一个20多年的高血压病患者，血压经常保持在220/140的水平。朱鹤亭会见了马尔丁斯基，在感谢主人邀请他访保之后，当场为他点穴。也是几分钟后，血压降到128/82。马尔丁斯基当时几乎不大相信这一魔术式的变化。可是令他不能不信的是，这一变化持续了5个月。在这之后，他发电给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顿切夫，请他转告有关方面，他将于1986年4月访华，在北京逗留期间，希望安排的会见名单中，有朱鹤亭。

一位美貌动人的保加利亚青年妇女，抱着一个5岁的孩子请求朱鹤亭诊治。陪同来的是她的丈夫，保加利亚的一位官员。一瞧，这个孩子的一只手臂内旋不能抬举，据说是分娩时引产手术不当所致。仍然是点穴，十多分钟，孩子的手臂开始外展，终于抬举。年轻的妈妈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伸出双手，紧紧搂住这位中华医术的国手，凝重地、深情地亲吻朱鹤亭的脖颈和前额。朱鹤亭不习惯这一欧洲式的表达最深谢意和敬重的风俗，有点不知所措。保加利亚的陪同干部诙谐地说：“你是最幸福的人了，你博得了荣誉，我相信您的夫人不会误会。”

保共中央书记处一位领导同志的母亲，多年患晕眩症，朱鹤亭手到病除。丘斯坦第尔州州长有高血压，并腰疼多年，采用点穴，配合针灸，霍然痊愈……

索非亚轰动了。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当然会有所添枝加叶，这是人类的通病）。朱鹤亭的医疗绝技，被人们说得富于神奇色彩。确实如此，一切没有见过、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奇事物出现时，都会造成精神上、舆论上的巨大冲击力。

你不懂得它，不理解它，就越觉得神秘。

朱鹤亭医术的神奇，引来了如潮的赞誉：“中国电影《少林寺》在保加利亚轰动了两个多月，你们讲学的影响，要比这部电影高500%。你们震动了保加利亚各个阶层。”“你们的到来，是中国把黄金和珍珠送到了保加利亚。”“你使保加利亚的医务工作者，真正喝到了中国医学源泉的泉水”……

新奇的事物，不胫而走。朱鹤亭妙手回春的信息传递到保加利亚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别了，索非亚！朱鹤亭在登上银燕之前，向来送行的保加利亚卫生部长儿子告别：“再见！”

“会很快见面的，我们会通过中国有关部门邀请你再次来我们国家访问。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①

别了，保加利亚人民！在这个欧洲东部的玫瑰之国里，虽然风俗、习惯和医道大不相同，他还是嗅到了知音的芬芳。

银燕腾空而起，在欧洲大陆的上空飞翔。朱鹤亭的思绪并不平静。遥望东方，他多么希望：在中华传统医学的发源地，有更多的人士对广义和狭义的中医宝藏有更深刻的认识。

二、妙不可言的点穴

他，躺卧在北京一家大医院高干病室的病床上。呼吸急促沉

① 1986年9月11日至10月17日，朱鹤亭第二次应邀赴保加利亚讲学。

重，连走廊里都可以听到他喉间“丝丝”作响的声音。十万火急，四肢不能动弹……一天一次，医院向中央送达他病危的报告。中国文坛的这员主将，在布满荆棘的原野上纵马驰骋了半个世纪，难道真的要从此偃旗息鼓了吗？

一线希望，还有没有？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节骨眼上，有人推荐了朱鹤亭。

西医医生施尽了他们能施展的一切手段。鼻孔里插着管子，手臂上吊着点滴，由于淤血，手背呈现青紫色……他仍然神志昏迷，因为脑部出现了难以处置的险情：大脑一侧微血管大面积栓塞，另一侧脑血管溢血。打针、吃药，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

他的夫人，在一位热心者的举荐下，登门拜访朱鹤亭，请求他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满头银发的夫人发出内心深处的呼吁：“我是共产党人，一不求神，二不拜佛，我今天诚心诚意地求医来了！”

当时，有人劝朱鹤亭婉拒，既然病人已危在旦夕，万一施治时病人当场“过去”，影响将难以估计。朱鹤亭沉思良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能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位。他力排异议，决定出诊。朱鹤亭的医德和个性，可见一斑。

1984年4月25日下午，朱鹤亭偕同他的两个女弟子（刘林枫、慈毓英）踏进病人的病室。如此垂危，唯有点穴。障碍在头部，朱鹤亭的手指却压在手部和脚部的远端穴位上。一分钟、两分钟，毫无反应；12分钟后，朱鹤亭结束第一天的治疗而离去。

这天深夜，朱鹤亭和他的两名弟子再三研究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会点穴，不算很难。难就难在辩证选经、论治取穴上，特别是穴位的配伍，既要重视其相生相成的关系，又要注意其通经活络的作用，以及施术的手法（轻重缓急）和能量的释放上。因人制宜，因病制宜，因症制宜，因时制宜，这就要看经验、水平和真功夫了。